

“噢？”汤川说着瞥向他，“那你是对调查方针有异议喽？”

“不，也谈不上异议啦……”

“不用你多嘴。”草薙皱起眉头。

“对不起。”

“你应该没必要道歉吧？在听从命令的同事，产生个人意见是正常反应。如果没有这种人，事情就很难合理化了。”

“这小子批评调查方针，才不是基于那种理由。”草薙无奈地说道，“他只是想包庇我们现在盯上的对象。”

“不，不是这样。”岸谷结巴了。

“行了，不用掩饰了。你很同情那对母女吧？其实我要说真心话，我也不愿去怀疑那两个人。”

“听起来好像挺复杂的。”汤川笑嘻嘻的来回审视草薙和岸谷。

“其实也没什么复杂，遭害的男人有个早就离婚的老婆，案发前据说他正在打听前妻的下落。所以只是按照惯例要确认一下她的不在场证明。”

“原来如此，那她有不在场证明吗？”

“唉，问题就在这里。”草薙抓抓头。

“奇怪，怎么好像突然有难言之隐。”汤川笑着站起来，水壶已喷出水蒸气。

“两位都喝咖啡吗？”

“那就麻烦您了。”

“我可敬谢不敏。那个不在场证明怎么看都有点可疑。”